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 理论与实践

朱荣英 著

Dangdai Makesi Zhuyi Sanhuaheyi De
Lilun Yu Shiji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 理论与实践

朱荣英 著



Dangdai Makesi Zhuyi Sanhuaheyi De
Lilun Yu Shiji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理论与实践/朱荣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205 - 8

I. ①当… II. ①朱…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964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田 文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72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文摘要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和推动伟大实践的科学发展，基于实践基础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先导。而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批判继承、丰富发展的科学路径和必然选择，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和新局面的基本诉求与迫切需要，更是马克思主义创新体系能够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现实需要。我党 90 多年发展的光辉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创新史，这种创新史事实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三化合一”并产生新成果的历史。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整合与系统建构的任何一项理论成果，都旨在把它的基本原理体系与中国改革实际结合起来，因而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这一命题本身就内在蕴含了其实践转向的政治立场和中国方向，也内在规定了它步入后原理时代文化产能和思想营建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定位：只有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对之做出具有当代中国水平的原理层级上的拓展，才能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源源不断地开掘出来，并从文本—理性的逻辑建构阶段逐步走向社会—实践的历史建构阶段。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由于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它的“三化合一”的实践指向与历史大势，这样一旦失去了理性的辩证整合与引导机制，在各种思想相互论争与激烈冲突中，就会产生诸多形式大于内容、迎合多于独行、造势高于务实、敷衍重于担当的虚假营造，致使带有各种“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陷入一种无深度、无方向的扁平世界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诘难、质疑与挑战。这表明：若是丢掉马克思主义当代语义的核心内容去搞各种“化”，即使对之进行开创性地研究，也无法维持

其固有的大众立场与中国方向；若是再放弃它“三化合一”的实践指向与辩证整合，而以所谓“西原理”、“后原理”、“土原理”等异质话语强行予以补充的话，那么这种集体性的精神误认势必导致一场严重的思想解构甚至彻底的自我颠覆。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传统儒学经历百年沿革，从经学、国学的显学地位已跌落到了小学、末学的式微状态。在此尴尬境遇中，切问传统儒学再度复兴何以可能的问题，不应离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方案而抽象地谈论儒学能否及如何复兴，相反而应基于系统研究儒学之现代性与根源性辩证关系基础上，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如何实现内在契合为切入点，积极探寻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过程中如何实现当代转化的途径和模式。这表明，传统儒学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再度复兴，但作为一种内在精神变量经过一番自我革命后，则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内在联手并作为其内源因子而获得再生或新生。

Abstrac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marxist theory gain critical inherit, enrich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ath and inevitable choice, but also in practice continuously develops new realm of marxist theory and new situation of basic appeal and the urgent need of marxist innovation system, but also can scientifically guid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practical needs. Our party 90 glorious year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s actually a marxist basic principl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continuously realizes “three unity” innovation history.

Because of marxism, age, and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any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 theoretical results are designed to bring it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hina’s reform practice system combines marxist “sovereignty, unity” this proposition itself to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and the regulations, and after it into the inner productivity and ideological theory era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nly to participate in China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practice of and make the principl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evel with the development level, can make the contemporary marxist contains scientific value to dig out continuously, and from the text – rational logic construction stag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society – practice history stages.

In contemporary marxist study, unable to grasp it on the whole of the “three unity” history, this once lost manjusri Buddha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ational guidance mechanism in various ideas, with intense conflict, the debate has many forms to walk more than content, buildup, pragmatic, perfunctory heavier than the bear false, with “create” of marxist theory research into a deep, direction of flat world, encounter all sorts of paper discusses, questioning and challenges. If

you lose the soul of Chinese marxism and the essence of transformation, even up to the groundbreaking study, also can maintain its inherent mass position and direction of China, If you give it again “practice three so – called”, and to integrate the “principle and after principle”, this is not forced to complement to it will recognize and is a kind of mistake, not on its reconstruction and is a kind of d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hundred evolutio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lassics, and has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primary school, learn to drop the state. In this embarrassing situation, again ask why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he problems may be Renaissance should not be left marxist “three” scheme and abstract about whether and how revival, Confucianism and based on the system research should be contrary to the modernity and the root of Confucianism,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from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how to realize the inner spirit of the era, and actively explore fit for Confucianism in marxist “three” proces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way and pattern. This shows,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s a mainstream ideology may not again, but as a revival of inner spiritual variable after self after the revolution, may has joined with marxism as the inner and endogenous factor and regenerate or freshman.

目 录

上篇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理论基础

第一章 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当代依据	(3)
第一节 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理论依据	(3)
第二节 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实践依据	(15)
第三节 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文本依据	(25)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文化底蕴	(3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与文化转型	(3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与儒学复兴	(5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及其文化产能	(60)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理性价值	(7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与信念教育	(74)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与理性价值	(9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与理论自信	(98)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创新机制	(108)
第一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各种诘难	(10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当代语义的各种虚假营造	(12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创新机制	(135)

下篇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多元视域及其实践整合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整合	(15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	(15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差别	(16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整合	(192)
第四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的“后学原理”及中西融通	(210)
第二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多元视域的实践整合	(222)
第一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多元视域的内在张力	(222)
第二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多元视域的时代立场	(237)
第三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多元视域的大众方案	(251)
第四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多元视域的实践整合	(265)
第三章 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整合的其他问题	(28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的实践整合	(28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化语境与政治语境的实践整合	(293)
第三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整合中的策略选择	(308)
第四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整合中的未来走势	(325)
参考文献	(339)
后记	(342)

上 篇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 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这一命题本身就内在蕴含了其实践转向的政治立场和中国方向，也内在规定了它步入后原理时代文化产能和思想营建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定位：只有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对之做出具有当代中国水平的原理层级上的拓展，才能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源源不断地开掘出来，并从文本—理性的逻辑建构阶段逐步走向社会—实践的历史建构阶段。

第一章

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当代依据

本章主要解析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和文本依据，旨在表明：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任何一项理论成果都离不开把它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内在规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意义塑造、系统建构与实践拓展的政治立场、原则标准和未来走向。而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事业在当代中国创造性运用和系统性构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构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客观真理性与逻辑严整性的高度统一，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宝贵经验的高度凝练与理性升华。因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层面加以整体研究和系统把握，使我国改革开放具体的实践逻辑深入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性逻辑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之中，这无疑就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与功能期待。

第一节 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实质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既包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也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得到丰富和充实，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易言之，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华民族形式、按照中国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去创造性地应用的过程，当然这

也就是它“三化合一”的过程。可见,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和历史范畴而不是最终结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而绝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点;“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正在继续的过程”而非“尚未实现的理想和有待规划的工作”。从历史上看,“三化合一”既是马克思主义与逶迤而又气势磅礴的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它与雄浑而又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过程,更是与璀璨而又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传统内在契合、多元化生的过程。因而,只有采用过程性思维而非定点思维,才能敞亮“三化合一”的动态历史真相;只有采用生成性思维而非抽象思维,才能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怎样生根、开花和结果的,是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增值并不断赋予其现代意义的。

一方面,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认识工具,我们自建党之日起,就始终把它作为我们自己行动的指南,并把它的“三化合一”作为我们党理论建设的奋斗目标。因而,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次重大胜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当然也就是它的“三化合一”事业的伟大胜利。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它同我们的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使然,也是它“三化合一”的内在要求;既是革命和建设实践再三确证的基本历史结论,又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用血的代价所换来的普遍共识。若缺失马克思主义这一内在灵魂,我们就会迷失方向;而若背离它的“三化合一”立场,我们就会犯重大的历史性错误。

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普及、生成与发展,又是以中西马三家文化多元互动为基础的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如果把它的“三化合一”同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和历史动进这一有机整体割裂开来,或者脱离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它作孤立的、绝对的理解,就会歪曲它的原意、低估它的当代价值。因而,只有从古今中西“历史的大领域”出发,将“三化合一”问题置于中西马三家文化交流的特殊文化氛围中,置于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一特定的社会平台,置于实践批判和理性反思这种双重构架中,才能真正使同学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问题的理性基础和现代旨趣,懂得只有实现它的“三化合一”才能为之找到切当的民族表现形式和具体实现途径。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与其传统哲学和文化相结

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功能。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这种“结合”不是依靠书本上的现成教条,而是要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内外矛盾等基本内容,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观念、作出新概括、进入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事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道前进。历史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是内在关联在一起的。它的“三化合一”事业顺利与否,既直接决定着它在当代中国能否得到繁荣和发展、其本质精神和核心理念能否得以最新表述和最新展示,也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地发展,其综合国力能否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壮大。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的实际中,成功地解决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和自身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需要。“三化合一”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固有内容,更是它的基本特征,我们早已自觉地把“三化合一”确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精神指向。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发展并步入繁荣的情况,就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只有它才能成功地引领社会主义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反过来,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的蓬勃发展,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再度繁荣夯实合法性的现实基础。

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得失成败一再说明,何时能找到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具体途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得到有效的巩固和发展;相反,何时背离了它的指导或者没有找到切当的实现途径,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曾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来自“左”和“右”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的错误思想的干扰,有些国家甚至被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引上了失败的道路,苏东剧变就是最好的明证。我们不仅没有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反而使之发展得更快、更繁荣,关键取决于我们始终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反,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的制定、具体道

路的选择、重大制度的建立、重大战略的实施、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等等，这一切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其内在灵魂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归根到底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导向，归根到底应归功于它的“三化合一”事业上的胜利。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艰巨，这将竭力呼唤着它的深度的“三化合一”，并将“三化合一”了的现代新形态去为之保驾护航。因此，我们非常赞同这一提法：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三化合一”的马克思主义。

“三化合一”这一历史进程是同我党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历史课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具体的发展中，党的理论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应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割裂、相互独立的，而是内在一致、一脉相承的。只有从逻辑上讲清了它们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才能使人们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了解：为什么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都曾再三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当代形态和最新发展？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只有讲清“三化合一”问题的逻辑依据，才能使人们深深认识到：这种“内在一致性”对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来说，不仅体现在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指导的，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等基本原理；而且还体现在“三个代表”与其他理论丰碑，都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灵魂，都蕴含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髓。这个“灵魂”和“精髓”，犹如一条永恒的金带，贯穿并连接着这几座理论丰碑，牵住了它，也就从根本上把握住了“三化合一”问题的历史脉搏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产物，是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更是我们对“三大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作为“三化合一”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它开启了面向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方向。这主要是由于：它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实

现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直接关系到我党以何种姿态、中国社会主义以何种特色、中华民族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充满希望与挑战的 21 世纪；而且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与国家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内在地结合起来，因而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历史进程，为它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我们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思想的确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唯物性、辩证性和历史发展性的基本特征，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和崇高理想，标志着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和理性的自觉与成熟。因而，它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范，又是发展它们的典范。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这就表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所体现的旗帜作用与理论方位上的内在一致性，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高度统一，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功能与理论功能的高度统一，是其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不愧是实践着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的当代形态。明于此，就可“防止以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代替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亦可防止用政治需要去淡化、替代或放弃学术探讨的错误做法。

“三化合一”的问题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有常谈的必要，正如刘云山同志所讲，几十年来，我们党正是由于始终“坚持这一结合”，才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使之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使我们的事业打开了新局面，并不断推向前进；而且还特别指出，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一定要把“三化合一”作为最基本的要求、最基本的宗旨，把结合这篇大文章做好，不断推进“三化合一”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由此可见，我们今天重提“三化合一”问题，不仅仅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需要，更极具理论价值。相反，若我们不遵循“三化合一”取向，不把“结合”这篇大文章做好，而是不顾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的巨大变化，拘泥于哲学原理的个别结论或个别论断上，拘泥于引经据典式的“书斋里的革命”。这样做貌似与实际“结合”了，但这种“结合”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平白地增添了一团精神迷雾，使我们不能从不合时宜

的旧框框中解脱出来，不能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彻底决裂，这样就会变相消解马克思主义。显然，若背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取向，从政治上讲就不能在理论层面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会丧失它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就其理论自身来说，若放弃“三化合一”立场，就不能使它在未来赢得大发展，就会造成倒退乃至自我解构。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任何一项理论成果都是把它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这一命题本身就内在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转向的政治立场和方向，这内在规定了“三化合一”之意义塑造和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和标准。若是丢掉它作为灵魂和实质的核心内容去搞“三化合一”，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开创性研究，也无法维持其固有的阶级立场、政治原则，若是再放弃它的意识形态指向，而以所谓各种洋原理强行予以补充，这不是对它的积极肯认而恰恰是一种误认，不是对它的重写或重振而恰恰是对之解构策略的一种运用，不是什么创造性转化、学科意识的觉醒而恰恰是它走向自我消解、自我颠覆的征兆。在当代中国，我们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首先是指它的基本原理体系的“三化合一”，若是偏离或压根放弃它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去搞“三化合一”，或者在基本原理体系中进行肆意的割裂、歪曲和附加，这不仅会严重阻碍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向深层开掘，而且还会从内部消解或变相消解它的意义系统。事实上，若是搞乱了它的基本原理体系，就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三化合一”，即使勉强为之也不能对“三化合一”进行科学性、实践性的解读和中国式、系统性的建构。无论借助什么范式和平台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进行学理研究，都要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一元性的基础为根本出发点，无论是文本细读还是问题解析，无论是中西马的融合还是与后现代性的积极牵手，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根本支点在于强化、论证其基本原理的权威性和当代实用性。若借口时代的变迁、实践话语的更新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有意无意地拒绝经典、终结原理，主张去原理化研究、无原则的解读，或者倡导什么零支点考察、后原理转向，这就从根本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就会弄出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在“化”中不知不觉地失去真我、沦为他者。

众所周知，就其实践功能和当代使命而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这一命题旨在宣示它对实践的依赖性和对政治的参与热情，意在彰显马克